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补遗二十一篇

金沛晨

(厦门大学 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国清百录》是十分珍贵的先唐文献来源,收录了许多皇帝、官员与僧侣来往的文书。严可均虽根据《国清百录》收录了一些陈、隋两代的文章,并辑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全陈文》《全隋文》中,但仍有漏收之作。此外,严氏好删削原文,把原文中一些相对不重要的部分摒弃,如皇族、官员的施物牒以及文书落款。这些漏缺的文章、文字能更好对陈、隋两代统治阶级的宗教思想、活动进行考察,从而对当时崇佛之风有更深入的认识,具有较大的文献价值。

关键词:全陈文;全隋文;辑补;国清百录;佛教思想

中图分类号:H1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5639 (2019) 02 - 0117 - 09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19.02.019

21 Supplement Articles for Articles from Three Generations of Qin and Han Dynasties , the Three Kingdoms and Six Dynasties in the Whole Ancient Time

JIN Peiche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China 361005)

Abstract: Records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is a precious source of documents of Tang Dynasty. It reveal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emperors, officials and monks. Though Yan Kejun has replenished some articles of Chen and Sui dynasties according to the record, there is still something missed. On the other hand, Yan was likely to omit official documents such as charity lists, badges and so on. These omissive information can give readers better recognition for the religions thoughts, activities of Chen and Sui dynasties as well as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prevailing Buddhist worship, which possesses high document values.

Key words: All Chen Articles; All Sui Articles; supplyment; Guo Qing Bai Lu; Buddhism

严可均凭借一人之力辑补先唐文,以此与董浩等人所编的《全唐文》匹配。严氏秉持“竭泽而渔”的观念,最终编成《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煌煌六巨册,嘉惠学林甚多。然一人之力毕竟有限,难免存在着疏漏之处。故自 21 世纪以后,便有学者对《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进行增补,如韩理州先生主编《全隋文补遗》《全三国两晋南北朝文补遗》等,贡献良多,可补严氏之缺。此外,由赵逵夫先生等主持的《新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项目,亦在进行中,成果值得期待。今翻阅《大正新修大藏经》中的

《国清百录》,发现虽然严氏已经从该书辑出相当数量的陈、隋两代文书,可仍有一些篇目,《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未收,相关的辑佚著作与论文也无提及。这些逸篇有助于认识陈、隋两代,尤其是隋炀帝的佛教思想。同时可以通过这些与佛徒来往的文书,了解陈隋两代的佛教活动情况,具有文化史研究的意义。现将这些佚文辑录出,以备赵逵夫等先生编纂《新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时稍做参考。限于篇幅,若是补全文字,便不再录出全文。有值得注意的地方,则在佚文后别加按语进行说明。

收稿日期: 2018 - 11 - 28

作者简介: 金沛晨 (1995—), 男, 广东中山人, 硕士, 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

一、补《全陈文》三篇

(一) 沈后布施牒一篇

沈后事迹见《陈书·后主沈皇后传》^[1]。文见严可均《全陈文》卷四^{[2]3425}，录文一篇，题为《与释智顗书》，所据便是《国清百录》。今翻阅《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6册所收《国清百录》卷二，发现此文原作《少主后沈手令书》，在文后附有沈后布施牒，严氏截去，并另起题目。《释文纪》卷三十“少主后沈氏”条载此文时，以注的形式附在此文后。^{[3]388}韩理州《全三国两晋南北朝文补遗》未收，亦不见相关论文提及。今从《国清百录》辑补如下：

沈后扶月供：“熏陆、沉檀各十斤、黄屑一斗、细纸五百张、烛十挺、赤松润米五石、钱一千文。右件月月供光宅寺，三月十二日。”^{[4]800}

按：此文书极大可能是出于僧人之手，将沈后布施物记录成篇。但相关讯息较少，难以确定作者，故暂将此文系于施主名下，下面的布施文书亦从此处理方法。

(二) 陈渊布施牒一篇

陈渊事迹见严可均《全隋文》小传^{[2]4106}。文见《全隋文》卷十五，录文一篇，题为《请释智顗为戒师书》，所据为《国清百录》。今翻阅《大正新修大藏经》本《国清百录》，此文原作《少主皇太子请戒疏》，后附皇太子施物牒，然该牒遭严氏删削。《释文纪》卷三十“少主皇太子渊”条下的《请智顗为菩萨戒书》以注文形式附此段，^{[3]388}韩理州《全三国两晋南北朝文补遗》未收，亦不见相关论文提及。今据《国清百录》辑补如下：

皇太子扶月供：“熏陆香一合、檀香三十斤、中藤纸一垛、乳酥一斗、钱二千文。右牒月月供光宅寺。”^{[4]800}

(三) 陈伯智布施牒一篇

陈伯智事迹见《全隋文》卷十五小传^{[2]4104}。严可均录其文七篇，其中大部分本自《国清百录》。笔者所辑佚文于《国清百录》中附于《永阳

王手书属真观惠裴二法师》后，严可均将其删去，并改《永阳王手书属真观惠裴二法师》的标题为《又与释智顗手书》^{[2]4105}。《释文纪》卷三十题为《属真观惠裴二法师手书》，并删去此段。^{[3]389}韩理州《全三国两晋南北朝文补遗》未收，亦不见相关论文提及。今据《国清百录》卷二辑补如下：

王送经像入天台，金铜坐像一躯、《涅槃经》一部、烛一百挺、大幡二十张、绢一百匹、净人白石、净人阿甘。右牒。^{[4]801}

以上文，观语气与行文体例，均与作者手笔不符，似乎更像他人另写。灌顶在编纂《国清百录》时，将这些施物牒附于施主文书下，或出于补充语境材料的需要。严可均等人应是注意到了此种差异，故有的被变为注文，有的被径直删去。然韩理州《全隋文补遗》《全三国两晋南北朝文补遗》中收入大量造像记、砖记、买地券等，虽其书未有凡例详细阐释编纂思想，但文的范围显然与严氏相比有所扩大。赵逵夫等先生主编的《新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编纂体例，可于《论严可均〈全上古三代文〉之失与〈全先秦文〉的编辑体例》^[5]一文中有所窥探，却并未对此问题有所阐发。《全三国两晋南北朝文补遗》出版于2013年，《新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项目始于2010年，韩理州先生为其中成员之一，则韩理州先生的补遗所体现出的编纂思想或许亦能体现在《新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编纂工作中。若沿袭韩先生的补遗思路，则这些似出自他人之手的布施牒应专门另立一类，不应附入沈后等人的文书后。所以今暂从韩先生之例，将这些佚文单独辑出。

二、补《全隋文》十七篇

(一) 补隋文帝《敕释智顗》

隋文帝杨坚事迹具见《隋书·高祖纪》^{[6]1-29}。《敕释智顗》在《国清百录》中的标题为《隋高祖文皇帝敕》。《释文纪》卷三十八《敕释智顗》将其以注文形式附入文后，不知严氏为何删去。^{[3]553}韩理州《全隋文补遗》未收，亦不见相关论文提及。今据《国清百录》卷二《隋高祖文皇帝敕》辑补如下：

开皇十年正月十六日。内史令安平公臣李德林、宣内史侍郎武安子臣李元操，奉内史舍人裴矩行。^{[4]802}

（二）隋炀帝布施牒一篇

隋炀帝杨广事迹具见《隋书·炀帝纪》^{[6]59-79}。此牒于《国清百录》中附在《王受菩萨戒疏》一文后，严氏将其删去。张溥《隋炀帝集》同。《释文纪》卷三十九将此牒以注文形式列于《受菩萨戒疏》后。^{[3]557}韩理州《全隋文补遗》未收，亦不见相关论文提及。今据《国清百录》卷二辑补如下：

王覲戒师衣物等，圣种纳袈裟一缘、黄纹舍勒一腰、绵三十屯、郁泥南布袈裟一缘、黄丝布袜一具、绢四十匹、郁泥丝布偏袒一领、黄紬卧褥一领、布三十禅、郁泥丝布坐褥一具、乌纱蚊袴一张、纸二百张、郁泥丝布方裙一腰、紫紬靴一量、钱五十贯、郁泥云龙绫被一缘、龙须席一领、蜡烛十挺、郁泥罗头帽一领、须弥毡一领、铜碗一面、高丽青坐布一具、乌皮履一量、墨二挺、黄丝布背裆一领、南榴枕一枚、和香一合、铁锡杖一柄（见在）、象牙管一管、尘尾一柄、乌油铁钵一口（并袋）、斑竹笔二管、铜匙筋一具、犀角如意一柄（并匣）、白檀曲几一枚、铜重碗三口、鍤石香爐奁一具、山水绳床一张、铜搔痒一口、铜香火匙筋一具、白檀支颊一枚、铜澡灌一口、楠榴夹膝一枚、桃竹蝇拂一柄、铁剪刀一口、蒲移文木案并褥、犀装瓜刀一口、铁剃刀一口、黄丝布隐囊一枚、紫檀巾箱一具、铁镊子一具、白瓦唾壶一口（并笼巾）、柿心笔格一枚、铜烛擎一具、鍤石装柿心经格一具。犀装书刀一口、白团扇一柄。师严教尊（右四字爪），喜舍供养（右四字龙），习恼余气（右四字悬针），缘觉侵断（右四字垂露），咸登常乐（右四字飞白），岂如菩萨（右四字倒薤），能施所受（右四字鱼），声闻是证（右四字科斗），戒定慧满（右四字篆），苦集灭道（右四字大篆），谷皮屏风一具（爪篆龙鱼科斗飞白垂露倒薤等书），净人善心年十一。右牒开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

日立。^{[4]803-804}

按：“郁泥丝布偏袒”，《永乐大典》本为“但”。

（三）隋炀帝口教一篇

此口教《全隋文》无载。张溥《隋炀帝集》将口教纳入《请留智者书》的序中。并且改《国清百录》中的“口教”为“口敕”。^{[7]576}韩理州《全隋文补遗》未收，亦不见相关论文提及。今据《国清百录》卷二辑补如下：

开府柳顾言宣口教云：“智者为当长去更有还期。弟子意不欲相去辽远，脱能旋回不敢留停。镇下近山随乐住。止又欲奉留。待二月十八日同度延陵镇，仍共至栖霞履行，于彼送别。”^{[4]804}

按：赵逵夫《论严可均〈全上古三代文〉之失与〈全先秦文〉编辑体例》一文明确指出：“严书《凡例》第七条又云：‘面敕、面对未登简牍者不录。’然史家语例，颇未划一……虽无篇名、文体名称，文前只作‘某某曰’而结构完整，可独立成篇者，作为文章录入之。”故此口教于《国清百录》中虽附在《王请留书》后，今亦另成一文辑出。

（四）隋炀帝布施牒一篇

《国清百录》将此牒附于《王入朝遣使参书》后。《全隋文》将《王入朝遣使参书》收入《与释智顗书》三十五篇之一，并删去此牒。^{[2]4049}《释文纪》卷三十九将《王入朝遣使参书》定名为《入朝遣使参书》，并将该牒以注文形式附于篇后^{[3]561}（《隋炀帝集》同）。韩理州《全隋文补遗》未收，亦不见相关论文提及。今据《国清百录》卷二辑补如下：

五色四十九尺幡二张、五色斑罗经巾二枚、绢五十四、锦香爐檀十张、熏陆香二斤、剃刀十口、鵝纳袈裟一领、油铁钵十口、雄黄七斤、青须弥毡五领。右牒。^{[4]806}

按：《王入朝遣使参书》云：“弟子总持和南。率施别牒。五彩幡锦。香爐檀等十种。示表微诚。薄申是祝鲜陋追悚。谨和南。”又“率施别牒”，《国清百录》《隋炀帝集》《释文纪》均作“施”，

《全隋文》则作“师”。从内容上看,此布施牒应是独立于《书》之外的“别牒”。故另成一文辑出。

(五) 补《文皇帝敕荆州玉泉寺额书》一段

《文皇帝敕荆州玉泉寺额书》,《释文纪》卷三十八题为《敕给荆州玉泉寺额书》^{[3]553},《全隋文》卷三题作《敕给荆州玉泉寺额》^{[2]4033}。《国清百录》《释文纪》均将所辑佚文附于该敕书后,不同者仅仅为佚文在《释文纪》中以注文方式出现。《全隋文》则将此段全部删去。韩理州《全隋文补遗》未收,亦不见相关论文提及。今据《国清百录》卷二辑补如下:

开皇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兼内史令蜀王臣秀宣、内史侍郎武安子臣李元惨、奉内史舍人长坦男臣郑子良行。^{[4]806}

(六) 隋炀帝贡牒一篇

见《国清百录》卷三所载《王遣使入天台参书》。《释文纪》卷三十九作《遣使入天台参书》,并以注文形式附此牒于文后^{[3]565}(《隋炀帝集》同)。《全隋文》卷六将《遣使入天台山书》列入《与释智顗书》之中,同时删去此牒。^{[2]4050}韩理州《全隋文补遗》未收,亦不见相关论文提及。今据《国清百录》卷三辑补如下:

纳袈裟十领。龙须席二领。须弥毡二领。猫牛酥三瓶。熏陆香一合。^{[4]809}

按:《遣使入天台参书》在文中也有提及“率贡别牒示表虔诚”之句。可知在文后所附之布施牒应另外单成一文,而不应作原文的附庸。

(七) 隋炀帝《王吊大众文》一篇

《释文纪》卷三十九收录此文,题作《智顗终后吊山众书》^{[3]566}。《隋炀帝集》亦收,题与《释文纪》同。严可均《全隋文》无收。韩理州《全隋文补遗》未收,亦不见相关论文提及。今据《国清百录》卷三辑补如下:

正月二十九日总持和南白:“诸行无常,是生灭法。诸佛及缘觉,尚舍无常身,大师智者,移应迁神。哀摧抽恼,不能自胜,念当恋慕,追恸难忍,永矣奈何!当复奈何!侍者灌

顶、普明二人赍送别书、《观心论》、《净名疏》、犀角如意、莲华香炉、并智越法师一众启,见对增哽,德音若存,即遣条流,移神灵迹。祥瑞炳著,自述分明。舍利全身,于今安坐。非证声闻(《大典》作闻)小果,定入菩萨大位。素闻得法华三昧,方验不退法轮。面睹弥陀、观音大势至。以宿命智反照斯土,四部弟子岂不努力?自揆寡薄,无以申报。唯当敬依付嘱。不敢弭忘。应建伽蓝,指画区域,须达引绳,天官即应。至金刚际,既有要道,当建缮造,一遵本意。昔宣尼亡歿,弟子守墓三年,子贡之徒乃至六载。况乎方置精舍,永树福基。彼现前僧,慎勿张散,但使谋道,何患无食?期取来生,西方非远。必若懈退,宝池极遥。今遣使人于佛陇峰顶处诚忏礼,修福建斋,具如愿文,略申鄙意。二僧今返,特此慰书。杨广白。十一月五日。”^{[4]811-812}

按:“二僧今返”《大典》本《国清百录》作“返”,《大藏经》本《国清百录》《释文纪》等作“返”。

(八) 隋炀帝《王入天台设周忌书》一篇

《释文纪》卷三十九题作《遣使入天台设周忌书》^{[3]567},《隋炀帝集》题同《释文纪》。严可均《全隋文》无收。韩理州《全隋文补遗》未收,亦不见相关论文提及。今据《国清百录》卷三辑补如下:

岁序推移,日月如逝,智者迁化已将一周,追深悲痛,情不能已,念慕感恻。何堪自居。今遣典签吴景贤往彼设斋。奉为亡日追福,迟知一二。杨广和南。开皇十八年。^{[4]812}

按:“念慕感恻”,《大典》本衍一“衷”字。

(九) 《僧使对皇太子问答》一篇

作者无考。《全隋文》无收,亦不见于韩理州《全隋文补遗》以及相关辑佚论文。今据《国清百录》卷三辑补如下:

仁寿元年十一月初三日。右庶子张衡宣令僧使灌顶、智瓌进内斋令旨,自问先师亡后。有何灵异。

对云:“先师以开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

日，结加趺坐，迁神入灭，到十八年四月十六日，众于初夜各就绳床，方欲摄念，僧名道修，见先师服本衣裳，手提竹杖，从西户入。倚望少时，从东户出。道修惊起，奉拜。拜讫隐形，阖众问修：‘何意搔扰？’修具说因缘，众共悲叹。”

令旨云：“大异大异，更有不！”

对云：“到十八年十一月二日午时，有海州沐阳县须仁乡义全里军人房伯奴、徐州钊县睢陵乡东钊里军人卫伯生二人，于先师旧房阶治地。此房门帘先卷，忽见一僧入房，手自下帘。二人疑是神异，进房寻觅，了复不见。惊骇报僧，说如上事。”

令旨云：“大异大异，更有不？”

对云：“到其月八日，海州连水县人于丘彪在山顶锯木，暮旦拜龕，求乞平安，日日如此。即于亥时始欲就卧。忽见一僧执杖，排户而进，彪匡攘欲起，已到床前，语云：‘好努力，当得平安！’彪应尔尔，而又致拜。拜起，见出户。绕修禅寺一匝。面向佛殿，举杖指撝。撝竟出门，行二十步，隐不复见。彪从后行，委悉瞻视，旦向僧说，僧问：‘披服何衣？’答：‘披鷄纳。’僧引入香床，示生平本纳，彪云：‘色状正尔。’”

令旨云：“大异！更有不？”

对云：“到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土人张造拜龕云：‘本蒙香火，愿世世度脱。即闻弹指，四顾无人，重咒愿：‘审是灵，愿更弹指！’即复重闻。造具向陈叙此瑞。”

令旨云：“大异，更有不！”

对云：“到今元年三月十九日。永嘉县僧皎生闻声德歿，闻灵异故，诣龕所忏悔，绕龕千匝仍礼千拜。于亥时，龕外门扉豁然自开，光从龕出，遍照左右，林谷洞明，树木枝叶了了睹见。一众不知何光，竟出推寻。皎亦奔还报众，对共悲喜顶礼，光久久乃闇，人人不复相见。”

令旨云：“大异！弟子欲开龕坟，经论有开法不？”

对云：“灌顶闍短，未知余经论，伏闻《法华经说》，释迦如来自以右手开多宝塔户，

八部睹见全身。”

令旨：“欲开龕坟，深会经教。门人违离既久，又睹奇特瑞相，此乃颺颺如饥如渴，若蒙开显，重拜尊灵，毕命何恨？因流泪呜咽。”

令旨云：“可与使人还山设斋，开竟，两师还更来，勿辞辛苦。”

对云：“尔。”

开皇二十一年改为仁寿元年。以晋王受皇太子。^{[4]812-813}

按：赵逵夫《论严可均〈全上古三代文〉之失与〈全先秦文〉的编辑体例》一文虽曾指出：“史书、诸子中的对话一般不录。”但《国清百录》中的问答文书则比较特殊，因为这些问答文书涉及到口敕、令旨等文体，可以看作是宗教活动的现场记录文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故辑出以补《全隋文》之缺。又该文主要涉及灌顶和智瓌二人，难以确定责任者，所以只能暂时存疑，不标作者，以待来者考证。永乐大典本《国清百录》将该问答与其后《皇太子敬灵龕文》（《全隋文》题为《祭告智颺文》^{[2]4056}）混成一文，故于此特作说明。

（十）仁寿元年十二月十七日隋炀帝施物存目一篇

见于《国清百录》卷三《皇太子令书与天台山众》一文中。《全隋文·隋炀帝·与天台山众令书》则裁去此段。《释文纪》卷三十九、《隋炀帝集》分别题作《与天台山众令书》^{[3]567}、《与天台山众令》^{[7]574}，均以注文形式附施物目于文下。韩理州《全隋文补遗》未收，亦不见相关论文提及。今据《国清百录》卷三辑补如下：

僧使灌顶等所领，今施物目：“仁寿元年十二月十七日，白石香爐一具（并香合三枚）、大铜钟一口、鷄纳袈裟一领、鷄纳褊袒二领、四十九尺幡七口、黄綾裙一腰、毡二百领、丝布只支二领、小幡一百口、和香二合、胡桃一笼、衣物三百段、奈麝一合、石盐一合、酥六瓶。”^{[4]814}

（十一）隋炀帝《施天台物目》一篇

附于《国清百录·皇太子重令书》后。《释文

纪》卷三十九题《皇太子重令书》为《重令书》，将此物目以注文形式附于文后。^{[3]568}《全隋文》无载。《全隋文补遗》未收，亦不见相关论文提及。今据《国清百录》卷三辑补如下：

右庶子王弘宣令：“施天台物目：‘飞龙绫法衣一百六十领、幡一百五十张、光明盐一石、酥五瓶。’”^{[4]814}

（十二）释灌顶《皇太子净名书疏》一篇

释灌顶，《全隋文》卷三十五^{[2]4233}有小传，录文一篇。灌顶事迹详见《续高僧传》卷十九《释灌顶传》^{[8]716-720}。《全隋文》无载。《永乐大典》本《国清百录》此文无标题。《大正新修大藏经》本《国清百录》此文标题为《皇太子净名书疏》。《全隋文补遗》未收，亦不见相关论文提及。今据《国清百录》卷三辑补如下：

右庶子张衡宣令：“慧日道场僧慧庄、法论二师，于东官讲《净名经》。全用智者《疏》判释经文。一日两时，躬亲临听。令扬州总管府遣参军张谐到天台，有谕委智者法华义者一人，仍赍疏入京，使到寺。寺差灌顶随使应令，疏到付司缮写，写竟，付灌顶校勘。勘讫入官受持。”

右庶子张衡宣令：“引灌顶入辞面奉。”仁寿二年八月十八日，令旨云：“弟子重先师法门，故相劳苦。师亦须为法，勿以为辞。今遣大都督段智兴送师还寺，为和南大众，好依先师法用行道，勿损风望也。好去并有布施：‘飞龙绫法衣三百二十领。猫牛酥两瓶。光明盐一斛。’”

右庶子张衡宣令：“别赐灌顶物，金缕成弥勒像，并夹侍菩萨、圣僧周匝、五十三佛织成经坛七张。织成经袋二口。熏陆香一百斤。酥合和香一斤。”又令书一函与众。又遣扬州司功参军蔡恪到，为智者设千僧斋。^{[4]814}

按：《国清百录》向来不系作者，只列文书。此文作者无考。但看内容屡屡提到释灌顶，故暂将此文作者系于释灌顶名下。“入辞面奉”《永乐大典》本作“入辞面奏”。

（十三）释智琰《僧使对答问》一篇

释智琰，《全隋文》有小传，^{[2]4233}但事迹过简。

其生平可详见《续高僧传》卷十九《释智琰传》^{[8]721-723}。《全隋文》录文一篇。《永乐大典》本《国清百录》此文无标题，为《輿驾巡江都宫寺众参启》中的一段。而《大正新修大藏经》本《国清百录》则目此文为《僧使对答问》。《全隋文》无收，亦不见韩理州《全隋文补遗》及相关辑佚论文。

九月十九日，僧使智琰于楚州华林园通起居表，通事舍人李大方宣敕云：“师能如许远道来，在路辛苦，至扬州与师相见。”

九月二十六日，共诸州僧使，引对大牙殿前，邳国公苏威宣敕云：“和南师等，渐冷，师等各堪行道，弟子巡抚旧住师等，故能来相觅，师等好去。”

十一月二十日，舍人李大方引入殿口，敕云：“师上座坐。”

坐讫，黄门侍郎张衡宣敕云：“师等是先师之寺僧，众和合不？相诤竞是非不？”

琰欲起对，敕云：“师坐，师坐勿起。”

琰对云：“门人一众扫洒先师之寺，上下和如水乳，尽此一生奉国行道，不敢有竞是非，常以寒心战惧。”

敕云：“好。”

张衡又宣敕云：“师等既是先师之寺，行道与诸处同，为当有异？”

对云：“先师之法，与诸寺有异。六时行道，四时坐禅，处别行异，道场常以行法奉至尊。”

敕旨云：“大好大好！”

张衡又宣敕云：“师等既是行道之众，勿容受北僧及外州客僧，乃至私度出家，冒死相替，频多假伪，并不得容受。”

对云：“天台一寺即是天之所覆，寺立常规不敢容外邑客僧，乃至私度，以生代死。”

敕云：“好。”

张衡又宣敕云：“弟子为先师度四十九人出家，停寺受业，绍继于后。师可检校有道心者，必须系籍人，非私度者。”

对云：“尔。”

张衡又宣敕云：“尔后更开先师寃以不？”

对云：“仁寿元年，奉敕开竟，尔后更不

敢开。”

敕旨云：“知。”

张衡又宣敕云：“师还寺不更开先师龕，必当大异。”

对云：“尔。”

敕旨云：“弟子欲为先师造碑，先师有若为行状？”

对云：“先师从生以来，讫至无常，其间灵异非止一条，并是弟子灌顶记录为行状一卷，由在山内，未敢启。”

敕云：“大好大好！弟子正欲为先师造碑，师等可即将随使人出。”

对云：“尔。”

张衡又宣敕云：“问灌顶师何在？”

对云：“灌顶师在寺，本应出奉参见，为患痢四十余日，不堪在道。”

敕云：“好。”

张衡又宣敕云：“师等僧悉在寺不？勿使名系在寺，身住于外。”

对云：“先师在世，有十条制约，名系于寺，若身居别处，则不同止。”

敕云：“大好大好！”

张衡又宣敕云：“师寺舍有穿漏欹斜不？”

对云：“当起寺时，既是春初，竹木并非时节，至今已有穿漏，亦得临海镇官人恒检校修理。”

敕云：“好。若未整顿，弟子即敕使人检校。”

对云：“尔。”

张衡又宣敕云：“施师物，充师等衣资，勿作余用。欲作功德亦得，须得弟子意。弟子看师，与余有异，供给继连，必令不断。勿使寺僧在外多求，损先师之后。”

对云：“尔。”

张衡又宣敕云：“弟子遣使送师等还寺，为先师作功德，度人出家竟，可开师龕，必当大异，师可急去。功德竟，师等即随使人出。”

对云：“尔。”

璩等起辞，敕云：“弟子已答大众书竟。”

对云：“尔。”

辞出到栖灵寺，秘书监柳顾言来宣敕云：

“我意令公为智者制碑。若非公作，则不得我心。可语僧使急将行状出至，二月即取碑成。”

敕扬州僧五十人云：“经论之内，若为尊于师氏胜于智者？”^{[4]815}

按：“寺立常规”之“规”，《永乐大典》本作“常”。

（十四）《诸僧表》一篇

不知作者。《全隋文》无收。亦不见于《全隋文》补遗及相关论文，今据《国清百录》卷三辑补如下：

诸僧表：戒师有行者圣，表寺为禅门、五净居。^{[4]816}

按：此表原在《国清百录·表国清启》的开头。而《表国清启》在其后的《释文纪》《全隋文》中被拆分。今为说明，引全文于后。“诸僧表：‘戒师有行者圣，表寺为禅门、五净居。’其表未奏。僧使智璩启云：‘昔陈世有定光禅师，德行难测。迁神已后，智者梦见其灵云：‘今欲造寺，未是其时。若三国为一家。有大力势人，当为禅师起寺。寺若成，国即清。必呼为国清寺。’伏闻敕旨，欲立寺名。不敢默然，谨以启闻。谨启。’通事舍人李大方奏闻。敕云：‘此是我先师之灵瑞，即用即用。可取大牙殿榜，填以雌黄书以大篆，付使人安寺门。’”僧使智璩启见《全隋文》卷三十五《天台山寺名启》^{[2]4233}而李大方奏闻之敕见《全隋文》卷五《敕答释智璩允用国清寺名》^{[2]4043}《表国清启》题目便带“表”字，则有表无疑。严氏删去实属可惜。由于该段佚文语意完整，可独立成篇，故另成一文辑出。

（十五）释智璩《敕度四十九人法名》一篇

《全隋文》无载。亦不见于韩理州《全隋文补遗》及相关辑佚论文。今据《国清百录》卷四辑补如下：

大业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敕度四十九人出家、熏陆香二斛、筑四周土墙、造门屋五间、设一千僧斋、物二千段，米一千斛，柱国内史令莒国公臣未上、大都督兼内史侍郎臣虞

世基、大都督朝散大夫兼内史舍人臣张乾威，敕度四十九人出家。剃落竟，使人令僧作法名。灌顶奉僧令依六事立名。使人录奏：瑞、相、感、彻、应、验、光、升。右八名依国清瑞，悉用灵字标首。寂、静、真、实、空、如、迹、乘。右八名依出家事，悉用道字标首。由、戒、定、慧、眼、智、开、觉。右八名依设斋事，悉用净字标首。命、力、辩、喜、安、住、堪、乐。右八名依赐米事，悉用惠字标首。基、业、宗、本、因、果、俨、净。右八名依修治事，悉用正字标首。仿、妙、德、愿、遵、普、贤、行。右八名依敕诫事，悉用私字标首。最后一人呼为吉祥。^{[4]816}

按：此文被严可均《全隋文》删节，然实与《全隋文》卷五《敕释智越》^{[2]56}共同组成《国清百录》的《敕度四十九人法名》一篇。或是因为此文与《敕释智越》内容相差太大，所以严可均截取前段收入《全隋文》，而后段竟漏收。以内容看，该文被目为《敕度四十九人法名》更妥，属于僧人的记录文书。另外，此文虽提及灌顶，可作者应为智瓌。依据为《续高僧传·释智瓌传》云：“（上）隋大业元年驾幸江都，智瓌衔僧命出参，引见内殿。御遥见瓌，即便避席，命令前座，种种顾问，便遣通事舍人卢政方送瓌还山，为智者设一千僧斋，度四十九人出家，施寺物千段、米三千石并香油酥等，又为寺造四周土墙。”^{[8]722}参《国清百录》《全隋文》《释文纪》卷三十九（《释文纪》及《隋炀帝集》目《敕释智越》为《敕度四十九人法名》），则“卢政方”应为卢政力，赠物书目上也略有差异。故该文似系于智瓌名下，以智瓌为主要责任者更为妥当。

（十六）补《敕释智越》佚文一段

《全隋文》漏此段。亦不见韩理州《全隋文补遗》及相关辑佚论文补此文字。今据《国清百录》卷四辑补如下：

其使人卢政力到寺，宣敕赐寺物。^{[4]816}

按：《全隋文》卷五《敕释智越》^{[2]4043}只到“不多具”便结束。漏此段及紧随其后的《敕度四十九人法名》正文。该段与《敕度四十九人法名》内容衔接不上，故只能为《敕释智越》之佚文。

参《大藏经》本《国清百录》，“不多具”后衍一“具”字。然补上语意更完整。

（十七）隋炀帝《敕报百司上表贺口敕》一篇

《全隋文》无载，韩理州《全隋文补遗》无载，亦不见相关论文提及。今据《国清百录》卷四辑补如下：

使人卢政力还奏：“开先师冢坟，不见舍利。”又上行状一卷。百司并贺，敕语诸公云：“智者是我菩萨戒师，先多灵异，恒语我云：‘必若得道，得道之后，拥护国土，利益苍生。’至于涅槃，坐于石室，容范不变。我以仁寿元年遣张乾威往看，俨然如旧。昨更令卢政力往，亲开冢门，闭塞无有，闻迹遂不见。灵体既已变化，得道非虚，拥护利益之言，必应不爽。今有《行状》一卷。诸公等共观之。诸州考使各写一通，还所部流布。”^{[4]816-817}

（十八）隋炀帝口敕赐幡一篇

《国清百录》卷四题为《口敕施幡》。《全隋文》无收，《全隋文补遗》及相关论文亦无收。今据《国清百录》卷四辑补如下：

僧智瓌以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引入殿内辞，口敕赐幡一千二十五张。^{[4]817}

以上共辑补隋文 18 篇。其中绝大部分是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凡例》认为不属于“文”，而今天辑佚者认为是“文”的（详前《全陈文》辑补小结）。出于先唐文献散佚太多的原因，今秉持搜罗全面的态度将其辑出，以供他人参考。此外《永乐大典》本《国清百录》第四卷即《永乐大典》第一万九千七百四十卷，收于大英图书馆，而《国清百录》前三卷收于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出版有《大英图书馆藏〈永乐大典〉》以及《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藏〈永乐大典〉》。然笔者惜未见到藏于大英图书馆的《永乐大典》二十一册第一万九千七百四十卷。故无法取以比对《大藏经》本《国清百录》第四卷，在此稍作说明。

结语

以上从《国清百录》中共辑得《全陈文》《全

隋文》失收篇目共 21 篇。其中《全陈文》失载 3 篇，《全隋文》失载 18 篇。就作品数量来说，失收作品最多的作者是隋炀帝。虽然所辑大多数属于文学性不浓的宗教应用文书。但从这些质木无文的应用文书之中了解陈、隋两代的宗教活动，尤其是皇帝与僧人的交往，则是十分丰富的原始材料。《国清百录》编纂者现一般认为是隋代僧人灌顶。陈、隋两代享国祚较短，灌顶又是隋代僧人，对于两代宗教文书的编辑保存，应是较为可信的。所辑《王吊大众文》《王入天台设周忌书》以及《敕报百司上表贺口敕》三篇文章对于进一步了解隋炀帝的佛教思想大有裨益，其中《王吊大众文》与《王入天台设周忌书》应当配合参看，因为这两篇文章共同表现出隋炀帝对佛教先师的敬仰和追思。若将《敕报百司上表贺口敕》配合所辑问答一起阅读，则可以发现隋炀帝对奇异事物的喜爱与痴迷。是以辑补这些佚篇，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与史

料价值。

[参考文献]

- [1] 姚思廉. 陈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2: 130.
- [2] 严可均.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 [3] 梅鼎祚, 释文纪.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 1401 册 [M].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6.
- [4] 释灌顶. 大正新修大藏经·诸宗部: 第 46 册 [M]. 台北: 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 1990.
- [5] 赵逵夫. 论严可均《全上古三代文》之失与《全先秦文》的编辑体例 [J]. 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 (5): 1-5.
- [6] 魏征等. 隋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 [7] 张溥. 隋炀帝集 [M] // 张溥. 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扬州: 广陵书社, 2015.
- [8] 释道宣. 续高僧传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